

國 璽 的 由 來

廣 祿

本期姚蒸民先生大作中談到中華民國國璽的玉條有人所獻，因而憶起當年代表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樹仁專程赴京獻玉的正是現在臺灣的新疆籍立法委員廣祿先生，爰載廣祿先生記述獻玉經過詳情的一篇大作，使中外讀者獲知國璽的由來，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編 者

金樹仁歸心中央

民國十九年的上半年，因為在南京進行的事沒有實現的希望，所以魯效祖和我們都到了北平，準備仍舊假道鮮卑利亞返回新疆。盛世才是決心要去新疆，他已向參謀本部辭去職務，並且早赴北平任教陸軍大學，等待我們，以便可以隨時偕同我們赴新。魯效祖在北平受了趙丕廉的慫恿，隱瞞了金樹仁而參加擴大會議，並被趙丕廉要去了幾萬塊錢的活動費。他答應事成之後替他謀一個部長位置或甘肅主席。魯效祖甚天真，信以為實，曾到太原去過一次。當時我就說以利害，勸他不應見異思遷，離開中央路線，何況擴大會議徒滋國內糾紛，決無成功之理。此時魯效祖既下了本錢，不甘就此罷休，總還希望僥倖成功。魯效祖爲了還要等着看局勢的演變，要我先到哈爾濱，辦假道鮮卑利亞返新的護照。我便先離開北平，等到護照辦好致電北平，請他來哈爾濱。他又覆電因事勢將稍緩時日，並且要我回北平面商。我又回到北平，但他始終不能確定起身日期。我爲了先到迪化再赴蘇聯宰桑領事任所起見，同他商議好，先動身離開北平回

新疆。

先是，十八年夏間，金樹仁向外交部保薦我爲駐蘇聯宰桑領事。當時外交部長王正廷先生因此召我談過幾次話，談話範圍頗爲廣泛，由中蘇外交談到新蘇外交，又談到新遼五領館自從楊增新時代起就一直保持畸形狀態，而致外交權限不能統一的情形。我當時就主張外交部應該立即收回新遼五領館直接管轄。幾次談話的結果，王正廷先生對我印象尙屬不壞，所以就發表宰桑領事，並囑早日到任。宰桑這地方，真的和我結了不解之緣，愈討厭它，愈扯不斷關係。但是這次因爲中央正式任命的，我也樂意去了。

我仍然經過東三省、鮮卑利亞到土西鐵路阿牙固斯站下車，搭汽車到蘇聯巴克圖卡（此處中蘇雙方的邊卡都叫巴克圖），再入國境而到塔城。當時塔城都統（行政長）還是李鎮麟先生，社會狀況似還照舊，不過軍隊比以前多，捐稅比以前重，尤其蘇聯貿易和外交活動較之以前活躍多了。李先生談起這兩年來金樹仁的一切措施時，總抱悲觀，好像大難即將來臨的樣子。由塔城乘汽車抵迪化，軍務處長張培元頭一個來看我。

在民國十四年他當軍務廳科長，我們有一天在公園裏邂逅認識，從此就成了好朋友，他人極能幹，又有豪氣，政治上亦抱有很大野心。他是當時金樹仁跟前頭號紅人，一切軍事差不多都操在他手裏。他很想得到伊犁當屯墾使，但是半路殺出一個金樹智，亦想此缺，所以弄的金樹仁左右爲難，迄未解決。他說：「你現在有機會有資格够得上向主席說話，你想個辦法，促成吧？」翌日，金樹仁接見我，未等我報告在京兩年的工作情形，他就問：「魯效祖在南京究竟怎麼搞的？恢復督辦名義的事，一直沒有辦好。你想中央是不是吝惜這個名義，抑或是我的苦衷，魯效祖未能委婉上達呢？」他又問我：「有什麼辦法繼續進行，究竟有無希望？」我很坦白的回答：「辦法是有的，看如何做？」

新疆振作西顧無憂

我這一句顯然打動金樹仁的心坎，他在煙袋上另換了一枝香煙深深的吸了一口，緊跟着就說：「你說你的辦法！」這是我與金樹仁認識以來頭一次對面坐着從容不迫的談論到地方與中央密

切聯繫的嚴重問題，也是給我一個向他陳述我「各民族一律平等」「保衛新疆永遠爲中華民國」志願的好機會。我當時向他貢獻了幾件必須而且急應作的事情：

一、忠誠不貳的服從中央政府。

二、解除封鎖，使內地和新疆人民自由來往，不加限制。

三、澄清吏治，整頓軍隊，興辦教育、建設、交通以及其他。

四、對各民族一律平等，不應歧視，並不次提拔各民族中優秀份子參與政治。

五、對蘇聯外交，應師楊增新辦法，在不損失國家權益範圍以內與之友好相處。

六、請中央政府急修伊蘭鐵路。

七、開闢新綏汽車路線，縮短內地與新疆之距離。

八、新疆各種出產樣品，運京展覽，以使內地人瞭解新疆於萬一。

九、新疆各市縣設立短波電臺，完成通訊網以利通訊。

我並且說，以上諸事如果做到，中央鑒于新疆的振作有爲，西顧無憂，又何吝惜督辦名義呢？何況中央政府一向對於新疆，是採用羈縻政策，祇要新疆堅定忠誠的服從，就很滿意了。至于向中央政府要軍政費一層，却是可能性很少，因爲中央對於新疆的財政，一向並未過問，新疆怎麼好再開口向中央要錢？金樹仁聚精會神的聽，每到扼要處，點頭稱是，他那冷酷的面上，露出滿意的笑容。他問我：「你去做的話，有把握沒有？」

「只要主席採納我以上所述的意見，那末，我當然努力爲之。」「好，你的意見，我都採納，分別施行，你去當駐京代表好了。」金樹仁這樣突然的決定，不免使我有些驚異，亦暗自慶幸我居然能夠說動了金樹仁，使他將有一番設施。事後才知道魯魯效祖推薦之力居一半。金樹仁又說：「不久之前，中央向新疆省政府要做國璽的玉料，現已覓獲重三十六斤的羊脂玉一塊，純淨無疵，堪做國璽。你就費送這塊玉石晉京，呈獻中央，並進行將十八路總指揮名義改稱邊防督辦的事。所有開闢新綏汽車路線，以及在京滬平津採購短波電臺器材汽車和其他各種建設材料，統統歸你辦理。至于應用款項，儘管向天津德興合同盛和兩號取用好了。」

最後我順便向他說，蘇聯國勢日強，對新疆侵略亦更見積極，伊犁、塔城、阿山、喀什四區邊防須要注重，尤其伊犁爲新疆邊陲重鎮，似應派得力大員整頓邊務。金樹仁點頭同意，他說：「這事我早就想到，不久就從新佈置。」我初未料想金樹仁今天這樣敏捷的決定一切問題，我出來時，張培元在二堂候迎我到他的辦公室。我對他說：「伊犁人事調遷，主席已下決心，至于是否派你，那就看你的努力了。」這一次金樹仁派我當駐京代表，曾遭他同鄉左右的反對；他們說我是一個錫伯人，同時年紀很輕，不應該賦予這樣大的職責，金樹仁的態度倒是很堅定，他答覆他們：「我不管他是不是我們漢人，祇要他能替我辦事就行了。」

張季鸞搶發新聞

在迪化一個多月，國璽玉料以及新疆各種土產，都已預備停當。爲了開闢新綏汽車路線，由汽車局派了兩輛載重車載了十幾名司機，預備由天津買大批汽車運輸建設器材開回新疆，由汽車隊長歸化族人伊萬諾夫帶領。經過蒙古草原到張家口，再轉天津，所有携京土產即交此批汽車裝運。這是一條新路線，不久之前有一個瑞典籍的國際浪人蘇德邦不知怎的由張家口開了一輛汽車來到新疆，蘇德邦的父母親一向是在張家口擔任牧師，蘇德邦本人可能是長在中國，他懂漢話，蒙古話，多年來一直在出入蒙古沙漠和新疆戈壁邊緣，搜獵情報，無論那一國，祇要給他錢，他都出賣情報。他這次到新疆，其目的亦不在此。他到迪化住在汽車局，乘這機會向金樹仁毛遂自薦，以導引汽車赴張家口，要了個委員名義。我當時就向金樹仁說明，此人來歷不明，頂多不過利用一時。等到汽車隊起程東行以後，我才帶了國璽玉料及送張學良的玉石西瓜，由迪化搭汽車赴塔城，在這裏遇見魯魯效祖帶了盛世才一家人也到了塔城。這時金樹仁已經呈准中央發表魯魯效祖爲新疆省政府秘書長，那正是民國十九年七月間的事。我這次在迪化住了一個多月，觀察各方面的情形，楊增新的遺規，破壞殆盡，新的建設更沒有一件。通貨日漸膨脹，捐稅名目繁多，軍隊跋扈，人民叫苦，文武官員日以爭權奪利，升官發財爲事，民族間已不像從前協調，尤其蘇聯已在張牙舞爪，急於要吃這一塊肥肉了。

我由塔城復經過土西鐵路，轉鮮卑利亞，繞

來由的璽國

道滿洲里到瀋陽下車。此時，張學良已去南京，玉石西瓜由張作相代收，但張作相電告張學良，張學良回電要我在天津候他。當時新疆與中央之間來往是電報，由瀋陽電臺轉的，所以有此應酬。我本來與大公報張季鸞認識，由瀋至津，他聽說我來了，晚間偕同外勤記者汪松年到惠中飯店來看我，他知道我帶來了做國璽的玉石，喜的如獲至寶，很興奮的對我說：「那再好沒有了，今天請你不要對任何人講。」他教汪松年立刻向大公報館打電話，叫來一位攝影記者，關閉了房門，他們陪着我打開了有鐵鎖的大箱，再由甕內取出三十六斤半重的白淨無瑕的羊脂玉，晶光四射，果非凡品，他們嘴裏只嘆：「無價至寶！」他們把玉石放在茶几上，要我坐在旁邊，右手扶着玉石攝了好幾張照片，攝影完了，又幫同裝入木箱內。張季鸞再三的囑咐，無須再給其他人看了。第二天大公報的國內新聞版（第二版），幾乎用了半版的地位，刊載了我的談話和照片。形容得這塊玉石差不多「祇應天上有」。我還記得大號標題是：「新疆獻玉代表廣祿談話」。

之後，平津京滬各報都轉載，這塊玉石竟成了那幾天的特寫新聞的資料。新疆省政府駐京辦事處處長張鳳九，迭次來電催促，說是政府方面亦已見報，盼我早日攜帶玉石晉京。這時伊萬諾夫汽車隊載了土產亦已到遼張家口，我等到土產運到天津並已見過張學良，才帶了玉石和土產前往南京。

蔣主席的晚宴席上

我到南京之後，由新疆省政府駐京辦事處向政府請示獻玉日期，經定為廿年元旦早晨。因為此時距離元旦尚有十數日時間，遂租賃了夫子廟金陵飯店，展覽此次帶來的新疆出產物品一星期，以供內地人士參觀。展覽物品種類甚多，深獲內地人士之賞鑑，並予好評，最重要的還是內地人士進一層的認識了新疆這塊領土的重要和富饒，而並不是一般傳說的那樣盡是些戈壁沙漠不毛之地，這也就是我們展覽的目的。那幾天，京滬一帶的報章雜誌，連篇累牘的登載這一消息和圖片，可謂極一時之盛。民國二十年元旦晨八時，我和張鳳九帶了裝在烏木鏡框裏的玉石，鄭重其事的去國民政府，到那裏就有人先把我領到一間客廳裏。客廳裏坐的有胡展堂、于右任、張繼、孫科、戴季陶諸位黨國元老們。他們看了，都嘖嘖稱羨，少頃，有人進來說：「主席傳見！」我就雙手捧了這一塊玉石，隨這位來人，跟進了對門一間大屋內。走到房子中間，蔣主席由坐位立起，前進一步，我說完新疆省主席金樹仁派我來送獻這塊做國璽的玉石後，即呈獻主席，主席親手接過，就交給旁邊站的人。隨即說：「你給金主席打電報，代致謝意。你很辛苦了，今天可以參加閱兵典禮，關於新疆問題，過一兩天再談。」我就此退出，外邊有人來招呼，把我們一直領到明故宮閱兵臺上。那時我們國家樣樣都上了軌道，大有蒸蒸日上之勢，所以這次元旦閱兵典禮，也顯得分外隆重。我在這天首次見到馮玉祥，他穿着一身臃腫的棉軍服，戴着鴨舌帽，給我一種標奇立異與眾不同的印象。

過了幾天，蔣主席邀赴晚宴，地點是中央軍校內主席官邸，同時被約的尚有大公報主筆張季鸞及蔣鼎文、張鳳九三人。未入席之前，我就把新疆情形簡單扼要的報告了，但並未提及金樹仁要督辦名義的事。當時曾談及開發西北問題，因為那一個時期政府與民間都倡導開發西北，非常熱中，我就借這個難得的機會，陳述我的一得之愚。我說：「開發西北，鐵路交通第一，因為西北地方遼闊，物產豐富，尤其新疆礦產甚富，更是需要機器開採，而機器非駱駝車馬之力所能運輸。牧畜業發達，牛羊遍地，無法運來內地；木料藥材，充當燃料；皮毛紙張，任其腐蝕。沒有辦法，只好賤價售給蘇聯。再以國防觀點上看，更非先修鐵路不可，有了鐵路，就是不倡導開發，人民也就自動開發，而國防也就鞏固了。中央此刻如無力舉辦，即使向外國借款建築亦無不可，可以新疆出產作抵押，不出十年，當能贖本還利。」主席對於我這話，似甚重視。主席說：「政府正在計劃修建西北鐵路。」我隨即開始向政府正式要求將十八路總指揮名義取消，改為新疆邊防督辦。那時候政府為了劃一軍事名稱，所有督辦等等名稱，剛取消不久。但新疆孤懸塞外，情形特殊，終向金樹仁之請，發表了主席兼邊防督辦名義。由這一件事，可見中央對於新疆是如何的關懷和委曲求全。金樹仁奉命後，確也極為感奮，想努力建設，以答中央愛護之至意。至於我呢？因經此次謁見最高領袖之後，為其偉大的人格所感召，益堅擁護中央之決心，故四十年來，雖在邊疆多事之地，遭遇種種危險而能始終矢志不渝者，實賴此感召之力也。